

# 跳越時空的物二

---

*Suffer More in the Lake House*

在錯雜的時空下

即使物換星移

人事不再

那股對物二的熱情

卻絲毫未減



## 前言——事實是什麼？

1. 本篇小說中出場人物均為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2. 小說中，所有註腳之陳述均為事實（未來事件除外）。
3. 小說中，所有與物二相關的歷史敘述均為事實（即使由虛構角色說出也是事實）。
4. 以上三點均為事實，此點也是。



西元 2032 年 6 月 12 日星期六

「你站在這裡做什麼？」

「嗨，巴珊瑚。我在等有手指的人開門啊。」

「不要叫我巴珊瑚啦。你沒有掃喔。」巴珊瑚一面說著，一面伸出右手的拇指，輕輕放在新物館<sup>1</sup>大門旁的辨識器上。一束淡淡的藍光掃過她的拇指。

「C20202020<sup>2</sup>，巴珊瑚。」語音系統像唸順口溜般地唸出這串數字後，門便自動開了。巴珊瑚和蕭添財一起走進新物館。

「指紋建檔居然要 600 元，實在是太貴了啦。」蕭添財說。「反正有建檔的人很多，新物館也常常有人出來，通常只要等一下下就好了。」

「嗯，不過我覺得有時候還是不很方便。」巴珊瑚說。她跟蕭添財一起走進電梯裡。「十四樓。」

電梯聽到巴珊瑚的指示後立刻開始上升，不消三秒鐘就到了十四樓。巴珊瑚和蕭添財走出電梯，直覺地走下旁的樓梯。

「我還是不能理解，為什麼新物館的電梯每層樓都停，就偏偏不停十三樓？我才不相信什麼『因為十三樓之樓層數字具有不良暗示，故本大樓之電梯不停十三樓』，這是唬人的吧。」蕭添財抱怨著。

「不停十三樓應該是因為十三樓剛好同時有系學會、自習室、學生電腦室、學生置物櫃以及自動販賣機吧，如

<sup>1</sup> 此處所謂「新物館」並非「凝態中心與物理系館」。2032 年時，「凝態中心與物理系館」通稱為「舊物館」。

<sup>2</sup> 自民國 100 年起，學士班學號改以 C 開頭，研究所學號改以 S 開頭，以避免「百禧年」危機。

果再加上電梯有停十三樓的話，那這層樓未免也太方便了。」巴珊瑚打趣地說。他們走到了 1304 室的門口，教室裡只稀疏地坐著幾位同學。

「來的人好少。」巴珊瑚說。

「沒辦法，總召大人，馬上就要考普化了啊。不過約的時間也還沒有到，等等應該會有比較多人吧。」蕭添財說。「嘍，巴珊瑚，妳吃飽了沒？我還沒吃耶，我去買個八寶粥好了。」

蕭添財走到 1313 室，他心想，如果十三樓是被詛咒的樓層，那麼這間教室不就是被徹底詛咒的教室了？這間教室裡賣的八寶粥就是被詛咒的八寶粥！蕭添財想到這裡就不願再繼續想下去了，因為他還想要吃八寶粥呢。蕭添財走回 1304 室，發現已經開始開會了，巴珊瑚正站在講台上。於是她從後門偷偷走進去，在這間一點也不階梯的階梯教室後面坐了下來。

#### 西元 2032 年 6 月 17 日星期四

只要想到物二會議，巴珊瑚的心就會稍稍抽痛。有時真怪罪自己，沒事幹嘛要自願當物二總召。還記得當時和班上同學一起去看 C19 的物二之夜，大家看完學長姊表演後的那股熱血去哪了呢？班上同學平時對物二似乎都提不起什麼熱情，開會出席也非常不踴躍；但會議上又常常有同學杯葛，搞得每次開會都像吵架一樣。這是總召的錯嗎？總召錯了嗎？巴珊瑚不禁這樣想著。

她站在舞台上，看著台下零零落落的觀眾。這應該是有史以來觀眾最少的一次物二之夜了吧，她心想。以往的物二之夜好歹也有系上的學長姊和學弟妹撐場面，現在這樣的人數根本比物一音樂會<sup>3</sup>的人還要少。一面想著，巴珊瑚感到面頰已被淚水濡濕。突然她聽到有人在後台叫著她的名字……

「巴珊瑚，巴珊瑚，起來了啦！下課了啦！」蕭添財在巴珊瑚身旁叫著，巴珊瑚緩緩抬起頭來。「妳臉上溼溼的耶，流口水嗎？」蕭添財笑著說。

「哪有。」巴珊瑚用衛生紙擦了擦臉。「不要再叫我巴珊瑚啦。喔，天啊，我居然睡了這麼久。」

「還好啦。走吧，去吃飯了啦。」蕭添財說。「妳吃飽飯後要去哪裡？」

「我要去總圖。」巴珊瑚說。

「喔。」蕭添財說，似乎有點失望。「走吧。」

午後一陣突如其來的大雨讓路上的行人走避不及，有些人從背包中拿出雨傘撐起，有些人則用手遮著頭快步走避。巴珊瑚正慶幸著自己已經走到了總圖門口，不用冒雨騎車，她暗暗希望雨晚上就停了。巴珊瑚走進總圖，想到二樓自習區找個位置坐下來。然而，在這種期末考前的熱門時段，想找個空位何其不易，幾乎所有沒人坐的位子都已經被背包佔領了。巴珊瑚四處搜索，想

<sup>3</sup> 「物一音樂會」曾由台大物理 B91 和 B94 的學生舉辦過。2006 年以後「物一音樂會」即成為物理系的另一個傳統。

要盡快找到位置，好跟向來以教學內容豐富著名的應用數學奮戰。好不容易，巴珊珊望見一個沒有放背包、沒有堆一疊書、四周也沒有閃光彈<sup>4</sup>的空位，她快步走向前去，卻發現桌上已經放了一本雜誌。巴珊珊失望地嘆了口氣，定睛看了看桌上那本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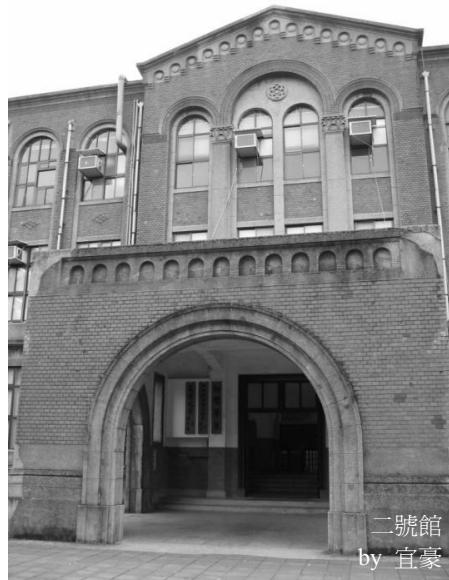
時空？！這不是我們的系刊嗎？巴珊珊心想。她順手翻閱起這本時空 27。等等，這真的是我們的系刊嗎？民國八十三年九月？！巴珊珊看到出版日期，心中不禁疑問，畢竟民國一百二十年出版的時空也不過是第三十五期，實在很難叫人相信一本刊物在三十七年間只出了八期。就在巴珊珊懷疑這不過是本恰好與物理系刊同名的雜誌時，目錄一角的四個字——物二之夜——讓巴珊珊的眼睛亮了起來。巴珊珊坐了下來，忘記了這可能是有人佔住的座位，也忘記了以教學內容豐富著名的應用數學。她翻開時空 27，細細讀了起來。

從時空 27 對物二的介紹中，巴珊珊才知道在 B80 以前的物二之夜是以音樂會的形式來舉辦，當時稱為「物二音樂會」。到了 B80 這一屆，因為班上有幾位同學對戲劇演出很有興趣，或說是在閒聊之間，想到在物二音樂會中加入戲劇的表演。這樣的創舉為後面的學弟妹們立下了一個典範，B81 自然也就採用了半場音樂、半場戲劇的方式。學長姊絕不會知道物二之夜的戲劇，居然就這樣流傳了四十年吧。不過，當時的學長姊似乎很重視物二之夜的音樂表演。巴珊珊不自覺地假想起學長姊的對話……

三十幾年前，椰林大道上的二號館<sup>5</sup>是一棟巴珊珊從未見過、散發著一股學術研究氣息的黃褐色建築物。

<sup>4</sup> 2005 至 2006 年間，用以代稱熱戀中的情侶之詞彙。

<sup>5</sup> 即為 2006 年時通稱之「舊物館」，位於椰林大道上。



二樓的系圖閱覽室裡，有幾位將畢業的學長姊正聊著過往的回憶。

「沒想到這麼快就要畢業了。」淵泉<sup>6</sup>學長說。

「是啊。嘿，妳還記得那年冬天<sup>7</sup>的物二之夜嗎？」敬齡<sup>8</sup>學姊說。

「當然記得嘍，我們 B80 的物二之夜是永遠也無法忘記的。」淵泉學長說。「記得那時候我們在物二中加一齣戲這件事情，還引起不少爭議呢。好在後來的演出十分成功，而且這兩屆的學弟妹也跟我們一樣有戲劇表演。」

「可是，現在當大家談起物二之夜時好像只有戲劇才是主體，這其實不大公平。」敬齡<sup>9</sup>學姊說。「音樂節目一直是物二之夜的傳統，這不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嗎？學音樂不是一天二天的事，而代代物理系的學生卻都有這樣的能力來辦一場音樂會。物理與音樂，音樂與物理，天曉得它們是如此毫不相干的密切關聯。」

「不過，B81、B82 的戲劇真的是演得很棒很專業呢，真不知道他們哪來的時間。」

「是啊。你當初在排我們的『生命線傳奇<sup>10</sup>』的時候，也是非常的謹慎專業啊。」

「哈哈。對了，我們的大合唱也是很不錯啊，多虧了張書詮。」

「記得 B79 的男聲重唱團嗎？他們也真的很厲害。」

「嗯，大合唱本來就是物二的一大傳統，其實我們做的不過是給予物二另一個新的面向。我想大合唱，還有這些音樂，也是會永遠留在學弟妹心中的。」

「這不是淵泉和敬齡嗎？你們在討論物二啊。」另一位學長加入了對話。

「是啊，要畢業了，正在回憶我們當年的物二呢。」淵泉學長說。

「其實我們那一屆加入戲劇後，我就一直擔心物二之夜是否就此朝向『娛樂』化發展。」那位學長說。「原本的物二之夜是嚴肅的，是為了告訴大家我們物理系的人才多麼傑出，畢竟戲劇人人會演，晚會人人會辦，但音樂人才就不是短短三兩個月，甚至三兩年可以培養出來的。」

「是啊，不過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如果全班同學都能在台上或台下盡一分力，也是不錯的一件事。」敬齡學姊說。

「當初妳和鐘于彰不是還在討論要不要將物二之夜辦成兩天，一天給戲劇，一天給音樂，甚至是和當時的系學會合辦一個物理週之類的。」淵泉學長說。

「對啊，不過最後還是沒有實行。」敬齡學姊說。「想當時大家的感情真的都很好，也都很

<sup>6</sup> B80 物二之夜戲劇導演。

<sup>7</sup> 在 1990 年代，物二之夜舉辦於每年的十二月中下旬。

<sup>8</sup> B80 物二之夜有兩位總召，除了滕敬齡學姊外，還有一位男生，鐘于彰。他們兩位分別負責不同的事務，滕敬齡學姊是負責上半場的音樂節目，而鐘于彰學長則是負責下半場的戲劇節目。

<sup>9</sup> B80 物二之夜有兩位總召，除了滕敬齡學姊外，還有一位男生，鐘于彰。他們兩位分別負責不同的事務，滕敬齡學姊是負責上半場的音樂節目，而鐘于彰學長則是負責下半場的戲劇節目。

<sup>10</sup> B80 物二之夜下半場的戲劇名稱。

好說話。」

「哈哈，而且表演之後也多了很多班對。這應該也是物理系的傳統，前幾屆的學長姊也是有這樣變班對的。」淵泉學長說。

「是啊。物二之夜的確是我們物理系的一項有趣傳統。除了外文系有一些公演之外，其他系有像我們這樣每年都出晚會的就很少了。更何況我們是只有一屆的人力物力在辦。」旁邊一位學長說道。

「沒錯，還記得那時候在小劇場<sup>11</sup>，從舞台設計、打燈、音效，都是我們一手包辦的。」淵泉學長說。

「是啊。」學長和學姊點了點頭，緊隨而來的是一陣滿足的沉默。

「同學，同學？」

巴珊珊被這聲音嚇得回過神來，那一瞬間她還以為是她想像中的學長在叫她，但叫她的人其實是一位老先生。

「對不起，這是您的位置嗎？擅自坐下還拿了您的書，真是不好意思。」巴珊珊慌張地說。

「沒關係，妳在看物二之夜那篇文章嗎？妳想不想多知道一些物二之夜的歷史？」老先生問著。巴珊珊看著這位年近古稀的老先生，他的頭髮已經花白，眼神卻是炯炯有光。雖然巴珊珊對物二之夜很感興趣，但面對著一位陌生人，她還是露出了猶豫的神情。

「啊，我真是太突兀了。」老先生小聲說著，怕吵到周圍的人。「我是民國七十六年從台大物理系畢業的學生，物二之夜正是從我們這一屆開始的。」

聽到老先生這樣說，巴珊珊難忍心中的好奇，於是就跟老先生走到總圖閱覽區外，找了個地方坐下來。老先生用一種說故事的口氣，緩緩述說起物二的歷史：

「妳剛剛看了時空 27 期的介紹，應該知道物二之夜以前是沒有戲劇表演的。自 1992 年的物二之夜後，戲劇的成份才逐漸加重。在此之前，物二之夜主要是一些音樂表演——是的，妳也可以稱她為『物二音樂會』。」

「在當年——我是指在 1980 年代——晚會並不是很普遍的活動，好像只有外文系有定期舉行戲劇之夜，還有校內有一個以系級為單位的戲劇比賽叫做『台大花城劇展』，其他就很少見了。喔，當年我們班有去參加花城劇展，還拿了第一名呢。」



杜鵑 by 宜豪

<sup>11</sup> 即為「視聽小劇場」，或簡稱「視小」，設於「文學院視聽教育館」一樓。「視小」於民國 71 年 9 月底時於現址啓用。

「那個時候比較流行的是舞會，像物理系跟經濟系就辦過不只一次的舞會。系學會則是常舉辦球賽，像是系上的躲避球賽等。此外，校內與校際也有不少球賽。我還記得我大一時，就有一次大物盃<sup>12</sup>在台大舉辦，那是 1983 年的事了吧。唉唉，我好像離題了。」

「當時我們班上很多同學都會樂器，又恰好視聽小劇場落成，所以班上幾個同學——像是孟心飛、張嘉泓<sup>13</sup>等——就打算辦個餘興節目。大概有七、八個節目吧，每個節目有一、兩個人上台，大多是隨性的音樂演奏，好像也有一些大三大四的學長姊參加表演。那時候沒有什麼特別的組織架構，只是提供一個場合讓大家表現一些課業以外的興趣，而這就是後來物二之夜的前身了。」

「下一屆以及之後的學弟妹自願跟進，都在二年級時舉辦了表演音樂的晚會。後來的學弟妹還在晚會中加入了大合唱等節目，讓全班同學都能參與這個晚會。『物二音樂會』也就正式地變成每一屆必定舉行的晚會，成為物理系的傳統。」

「時間過得真快，物二這個傳統到今日已經將近五十年了。」老先生說到這停了下來，用一種意味深長的眼神看著巴珊珊。

「呃，其實不瞞您說，我正是物理系 C20 的學生，所以剛剛才會拿起那本時空來看。」巴珊珊告訴老先生。「而且我也正好是這一屆物二的總召，目前正在籌備物二呢。」

「是嗎？」老先生再次打量了一下巴珊珊。「你們籌備得怎麼樣了？」

「還可以啦。」巴珊珊避過老先生的眼神，她想起了前幾天那次糟糕的會議。

「很好，很好，真是不錯。」老先生說著。「希望今天妳聽到的故事，能對妳有一些幫助——我想總是會的。」老先生抬頭看見窗外即將落下的夕陽，起身準備離去。

「嗯，真的很謝謝您。」巴珊珊說，老先生回頭給了巴珊珊一抹淡淡的微笑。

就這一個下午的光景，巴珊珊似乎更瞭解物二之夜的意義了。對台大物理系的同學來說，物二之夜絕對是個無可取代的活動，若是少了物二，學生們就少去了生活的一大重心。物二之夜不但是讓物理系同學發揮自己專長的晚會，更帶來了同學間的感情、青春的勇氣、還有夢想的實踐。物二之所以能如有生命一般，一屆一屆伴隨著台大物理的學生，正是因為物理系同學創造了物二，並且一年一年地賦予她新的生命，讓她一次一次地重生並且綻放光彩。巴珊珊體認到自己肩負的不是歷史的包袱，而是台大物理另一次的綻放。那樣的璀璨是屬於 C20 的，就如同每一屆學長姊也都有屬於他們自己的璀璨。



<sup>12</sup> 即為「全國大專物理盃」，起源於 1981 年，冬夏各舉辦一次，由各學校輪流舉辦。1983 的夏季大物盃即在台大舉辦。

<sup>13</sup> 此二位學長為台大物理 B72 的學生，他們與班上幾位同學共同創立了「物二音樂會」。孟心飛學長現為交大物理研所教授，張嘉泓學長現為師大物理系教授。

「物二之夜」——這個所謂的歷史——不過就是在一次次的璀璨中，淬煉出來的一個名詞。

### 西元 2032 年 6 月 17 日星期四

雖然巴珊珊的心情不錯，但整個下午都沒有陪伴教學內容豐富的應用數學還是讓她有點擔心，此外她還發現她肚子餓了，所以決定先去吃晚餐。巴珊珊一邊走，一邊專心思考著要去哪兒吃，差點就在總圖門口撞上迎面而來的蕭添財。

「咦？你怎麼在這裡？」巴珊珊看到是蕭添財，脫口就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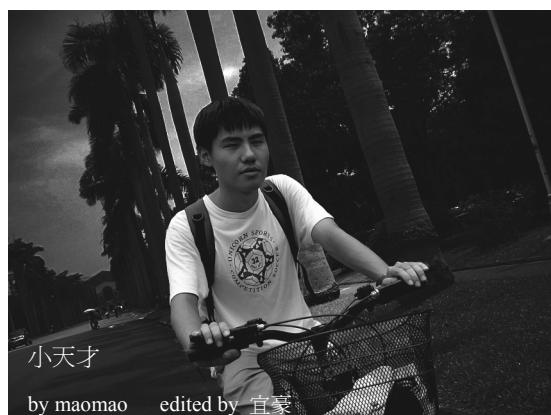
「咦，巴珊姊。沒有啊，我剛好經過。」蕭添財說<sup>14</sup>。「妳要去吃飯嗎？一起去吧。」

「我說不要再叫我巴珊姊了。」巴珊珊說。他們倆一起走下總圖前的階梯。

路上，巴珊珊跟蕭添財說了她今天下午在總圖的奇遇，也說了她現在對物二的期許。蕭添財則說很高興看到物二總召又恢復了信心與熱血。天色逐漸暗了下來，椰林大道上的行人異常地少，就像是為了什麼事準備著。蕭添財看氣氛不錯，轉過頭看著巴珊珊。

「嘿，巴珊姊，」蕭添財話才剛說出口，一陣突來的炫目閃光使他完全無法張開眼睛。蕭添財身陷一片亮白之中，腦袋也一片空白，而時間就如同被凍結一般，他什麼也不能做。等蕭添財回過神來時，巴珊珊已經消失在這夜晚的空氣中了。

### 西元 2006 年 3 月 23 日星期四



凌晨時分，沈家賢<sup>15</sup>帶著疲憊的身軀騎在在椰林大道上。平時不熬夜的家賢為了做英文課道具撐了一個晚上，自然十分疲累。他騎著車來到了舊物館<sup>16</sup>的門前，除了昏暗的舊物館聳立著，四下一個人影也沒有。突然，一陣炫目閃光讓沈家賢嚇了一大跳，他趕緊跳下車來，不知道是撞到了另一部車車，抑或是他真的太累了。

「蕭添財！蕭添財！」

「妳有沒有受傷？」沈家賢隱約看到一個人影坐在地上，他趕緊蹲下將她扶起。「妳還好吧？妳怎麼會知道我的名字？」

「你在說什麼啊，蕭添財。剛剛發生什麼事了？」巴珊珊拍了拍褲子，抬頭看著沈家賢，她愣了一下。「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好像認錯人了。你的名字也叫蕭添財嗎？」

<sup>14</sup> 這就是所謂的「不真誠」。

<sup>15</sup> 台大物理 B94 學生，綽號為「小天才」。

<sup>16</sup> 此處「舊物館」所指即為椰林大道上之二號館。

「啊這…其實不是的，那是有些意外……」沈家賢一時支吾其詞，心裡暗暗怪罪著茅耀元<sup>17</sup>。巴珊瑚仔細看了一下沈家賢，發現眼前這個人雖然與蕭添財長得有些神似，但仍有許多不同處，至少氣質上就很不一樣。

「妳沒有受傷吧？」沈家賢秉持著不搭訕的原則，問來問去都是這幾句話。  
「嗯，沒事，謝了。」巴珊瑚點頭道謝，轉身就要離開。「啊！」這突來的一聲大叫，讓沈家賢停了下來。

「怎麼了？妳沒事吧？」沈家賢還是這句話。  
「這是二號館？」巴珊瑚指著門口掛著「物理學系」等木牌的黃褐色建築物，驚恐地說。  
「對啊，怎麼了嗎？」沈家賢無法理解為什麼二號館會讓人驚恐，除了會聯想到還沒寫完的普物實驗結報外。

「現在是……民國……？」巴珊瑚結巴地問著。  
「九十五年啊，怎麼了嗎？」仍秉持著不搭訕的原則，沈家賢回答得十分簡單扼要。  
巴珊瑚一臉慘白，似乎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伸手在她那側背的黑色背包中搜索了一陣後，拿出一張卡片遞給沈家賢。  
那顯然是一張學生證，而且是台大的學生證。但證上的照片不再是死氣沉沉的大頭照，而是栩栩如生的立體影像，影像精緻的程度完全不是現在的全像術所能達到的。沈家賢吃驚地看著那張卡片，上面清楚地印著 C20202020 和 120 學年度入學的字樣。

### 西元 2006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五

陽光懶散地灑落在普通教室的走廊，地面上一灘灘未乾的小水坑泛起了陣陣白色的炫光。普化教授正在 505 教室的講台上滔滔不絕地講述氫原子的薛丁格方程式，而黑板上如公式般的塗鴉，似乎在嘲笑著台下昏昏欲睡的同學。沈家賢也不禁打了個哈欠，揉了揉雙眼，一轉頭，卻看見坐在一旁的巴珊瑚，正睜大著雙眼，聚精會神地聽普化教授上課。



沈家賢還沒有跟其他同學說巴珊瑚穿越了時空來到 2006 年這件事，他十分清楚這件事一旦流傳開來，不但台大校園會被記者塞爆，報紙頭版也會有一堆他們的照片，這實在不符合沈家賢的低調原則。又基於沈家賢的真誠原則，他也不願意佯稱巴珊瑚是他媽媽的姊姊的兒子的表妹；於是沈家賢只好保持極度低調，在不得不說出事實時才悄

<sup>17</sup> 台大物理 B94 學生。沈家賢之綽號「小天才」，即為茅耀元所發明，並由茅耀元發揚光大。

悄透露。到目前為止，沈家賢只有好心讓巴珊珊借住的劉恩臨<sup>18</sup>知道這件事，因為雖然台大只有男女合宿和女宿，但他總也不能讓巴珊珊去男女合宿睡吧。

沈家賢仍不知道要怎樣才能讓巴珊珊回到未來，畢竟他從來沒遇過這種事；但巴珊珊倒是一點兒也不著急，她說她很想拜訪這時候的物二總召們。沈家賢在知道巴珊珊就是二十六年後的物二總召後，也很樂意幫她這個忙，他決定趁著這幾天帶巴珊珊去找 B91、B92、B93 的物二總召，順便想辦法讓巴珊珊回去未來。

「這個……我們認真地來看一下……啊，下課啦！下課啦，那我們就上到這裡好了。」鐘聲結束了教授的演說，沈家賢從昨天的影像中回過神來，站起身子，伸了個懶腰，晃了晃頭。

「哈，沒想到你對普化課這麼有興趣耶。」沈家賢一邊收拾包包，一邊對坐在旁邊的巴珊珊說道。

「對啊，我覺得他說的東西好有趣喔。」巴珊珊回答。「不過有些地方好像說錯了，我記得薛丁格方程式不是長這個樣子。」

「要不然長成什麼樣子呢？」

「方程式裡面應該還有一個修正項啊，」巴珊珊順手在計算紙上寫了一行式子。「你看，就像這樣。」

沈家賢看了那行式子，不禁呆了半晌。他萬萬沒想到二十六年之後，薛丁格方程式會被改寫成這個樣子。

「哈，看你呆成這樣，」巴珊珊看到沈家賢像是出神般一動也不動，不禁笑了起來。「喂，你可不要跟別人說喔，這是好幾年後才會發展出來的理論呢，我們不能隨便改變未來吧。」

「嗯嗯，妳放心。」沈家賢回過神來，殊不知幾年後提出薛丁格方程式修正項的正是他自己。

「我們走吧，我已經跟 B91 的學長約好了。啊，等一下，我們先去跟沙曼沙<sup>19</sup>約一下時間好了，她剛好在這裡。」沈家賢說罷，便走到沙曼沙身旁跟她約了時間。雖然沈家賢很擔心讓巴珊珊回到未來的事，但還是很努力地幫她約了各屆總召，也答應要帶巴珊珊去看今晚 B93 的物二之夜。

「可是你下午沒有要上課嗎？」巴珊珊不好意思地問。

「啊……這個嘛……」沈家賢不知該怎麼解釋。

「該不會在二十六年前，星期五下午的課也是公民<sup>20</sup>吧？」巴珊珊笑著說。

「哈哈哈，被妳說中了。」沈家賢不好意思地笑了。

\* \* \*

<sup>18</sup> 台大物理 B94 學生，時常宅在系館。

<sup>19</sup> 賴虹君，B92 物二之夜總召。

<sup>20</sup> 共同必修科目，通常為公民教育或本國憲法。傳說中，如果選對老師，整學期只要去考期末考，也可以拿到 98 分。

巴珊瑚與沈家賢跟 B91 物二總召約在小福樓上的漢堡王，他們倆一起走進人滿為患的店面內，只見廖建安學長<sup>21</sup>一派輕鬆地坐在椅子上喝著飲料。

「學長好！」巴珊瑚與沈家賢和建安學長打著招呼。



「很神奇的經歷，是吧？」廖建安親切地露出善意的微笑。「家賢都跟我說過了。」

「是啊。」面對這樣溫柔的笑容，巴珊瑚稍微安心地深吸一口氣，在他對面坐了下來。「想請教學長關於 B91 物二之夜的事……。」

在幾秒的沉默之後，沈家賢注意到巴珊瑚有些羞澀，於是先開口了。

「請問你們那年的主題是什麼呢？聽學長說是關於教授與學生交換靈魂的故事。」

「嗯，那應該算是個小品、愛情故事吧。跟下兩屆的主題比較起來，我們的主題顯得較為嚴肅。」建安學長說。

「劇情大致上是這樣的：軒立是一位調皮活潑的物理系學生，正享受大學生活。李教授則是一位有成就的物理系教授，卻在事業上遇到了瓶頸。軒立在李教授的實驗室幫忙，在一次實驗室的意外中，軒立與教授的靈魂交換。他們被迫適應對方的生活，不讓任何人發現，同時又要努力尋找換回靈魂的方式。在靈魂互換的日子中，他們體驗了不一樣的人生。」<sup>22</sup>

其實沈家賢已經稍稍跟巴珊瑚提過 B91 的物二傳奇了。B91 的學長姊不但精製了物二 DVD，還出版了物二特刊，可見他們的物二有多轟動。此外，B91 也在系館演講廳辦了他們的物二 DVD 首映會，讓沒機會看到 B91 物二的 B93 學弟妹欣賞，反應當然十分熱烈。

與學長的討論中，巴珊瑚不時地想起自己身為 C20 物二總召卻處處碰釘的挫敗，那樣的情緒差一點就要爆發。

「那我要怎麼挖掘人才呢？大家各有各的意見，有長處的也不一定願意出來做事……或者是我根本不知道誰擁有哪些才能……」巴珊瑚沮喪的語氣引起了沈家賢的驚訝，以及建安學長疼惜

<sup>21</sup> B91 物二總召，亦曾任 94 學年度理院學生會會長及 93 學年度物理系系學會會長。

<sup>22</sup> 此劇本主要為 B91 黃鼎鈞、陳妍君所編寫。

的微笑。

「挖掘人才真的是很難解決的問題——畢竟人才不一定想上台——而有些人不一定是人才，表演也不一定非常專業，但其實只要有意願、認真去做、現場炒的開心就好。我們這屆的要角大部分都是我去找，但是在不強迫大家去做任何事情的前提下，會出來的人都是自己想要，才會在籌備過程中開心。」建安學長說。

「這樣說的話，我……」巴珊瑚體悟到什麼似的，低下頭緊握雙手。「我想我的職責應該要讓大家都對物二有興趣、有心，讓他們願意出來做事情。」

「學妹，妳覺得我們為什麼要辦物二之夜呢？」

巴珊瑚抬起頭，聽到這問題，她感到有些詫異。建安學長看著巴珊瑚充滿疑問的眼神，仍然保持著他的笑容以及和緩的語調。「我曾經在物二板<sup>23</sup>上，詢問全班要不要辦物二之夜？其實是可以不用辦的，但是在詢問之後發現大家都希望能擁有自己這屆的物二之夜，想必，你們班上的同學也一定會是這樣想的對吧？既然希望，就要把物二之夜辦好！對不對？」

「當然對！」這段話給了巴珊瑚很大的鼓舞，這是她不會想過的問題。她用力地點了點頭。

「只要有這種共識就好了呀。」建安學長笑著繼續說。「物二之夜到底是什麼呢？每一屆都會問這個問題，但似乎永遠討論不出答案。對於場務組、道具組……等等，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對我而言，因為我們一起努力過，有美好的成果，班上的感情都非常好，之後接了系學會、物理營，大家參與活動都很踴躍。」

「物二之夜果然很棒！所以我才會想要當總召的！不過……」巴珊瑚臉色原本欣喜無比，說著說著卻忽然黯淡下來，無奈地苦笑著。「有些難處真的是在之前沒想過的。我想要的物二是溫馨且由大家一起努力的，而不是一群聰明人鬥爭的議題，但我真的不知道我該如何在大家的意見中取得平衡。」

「我知道，當物二總召，在黑臉與白臉之間的分寸很難拿捏。我算比較幸運了，我們這屆的組長們通通非常負責，幾乎都有總召的召集力。他們自己也會參加一些節目和表演。」

「了解每個人的想法，得和很多要角混熟才行，總召或許有自己的主見，但是應該要知道別人要什麼，絕對盡量避免因為物二之夜而發生全班大吵架。既然物二是全班的活動，就要讓大家都覺得她值得我這樣子做。」

「你覺得物二之夜和物理之夜不一樣在哪裡呢？」建安學長問巴珊瑚。

「物二之夜是物理系二年級的學生所辦，物理之夜則由整個物理系學生負責。」巴珊瑚回答。

「對的，所以物二之夜不同於其他某某之夜就在於四年的大學生活之中我們只擁有一次機會。其他系的某某之夜可能只追求歡樂，但物理系只有一屆學生來辦一個屬於自己的晚會，因此會想要盡情表現自己的想法，這也是為什麼會有這麼長的一齣戲，因為演戲比較容易展現思想。」

---

<sup>23</sup> 台大物理 BBS 冷月流蘇上的一個隱板，suffermore，是歷屆物二之夜的籌備板。

「以我們這屆來說，有一位幽默有趣的導演，將許多對白改得很好笑，也非常地投入，雖然所演的是小品，但卻非常完整，因為編劇在投稿之初就已經給出了完整的劇本，也有很深的執念。後來，我們其中一位非常專業的編劇——黃鼎鈞學長——還重考了戲劇系。

「一開始表演和戲劇是兩條平行線在準備，之後硬套在戲劇裡，雖有些小小的突兀，但也頗為自然。例如熱舞表演在演戲時是內心戲；而跳繩表演則是因為整修機器時，跑出很多條繩子。我們盡量讓想表演的人都能去表演，這樣的物二之夜才可以讓每一個人都喜歡認同。

「將近有二十人的道具組，也是常常自己玩得很開心。系館給了道具組一個空間，道具組的人會在裡面聽音響，作一堆和物二完全沒有關係的道具，已經可以算是一種消遣和歡樂，畢竟在辛苦中還是有值得回味的地方。」

對談中，建安學長沉穩地說出他過來人的經驗，讓巴珊瑚得到了不少有用的建議與鼓勵；沈家賢在一旁聽得入神，心裡也頗為期待自己的物二之夜。除了聊 B91 的物二，學長也說了一些關於物二的有趣歷史。

「若說 B80 是第一屆在物二中加入戲劇成份的，那 B89 就是第一屆在物二之夜使用一劇貫穿方式<sup>24</sup>演出的。當時他們演出的是『相對論之死<sup>25</sup>』（the Death of Relativity）。那是一齣懸疑劇，而且劇本是原創的喔。他們想要表達的主題是，在生活中，從不同的角度看事情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而且不一定會有絕對的對錯。

「劇情是說有一對本來很要好的朋友，其中一位離奇死亡之後，另一位朋友在極度悲創之際瀕臨崩潰，於是他自己去調查朋友的死，但最後發現在沒有證據、沒有目擊者的離奇死亡當中，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是殺人兇手。我想正是因為這齣戲劇演得十分成功，獲得了廣大迴響，從此奠定了物二使用一劇貫穿的方式。

「那個時候的表演主要都是以音樂和舞蹈表演為主。幾屆以來幾乎都有 band 的演出，而 B89 則是最後一屆有大合唱的。舞蹈表演的話，除了男舞、女舞之外，B89 有拉丁舞，B90<sup>26</sup>有土風舞，我們則是火焰之舞，後來 B92 則有佛朗明哥舞，大家都很厲害呢。

「我們這一屆比較特別的是有跳繩，這類傳統雜耍是以前物二沒有的，後來的物二則又有了



廖建安

<sup>24</sup> 台大物理 B89 的學長姊，如林彥廷、李衍樺、徐百嫻等人，提倡使用一劇貫穿的方式，後來也的確實行。其中林彥廷學長即為 B89 物二總召。

<sup>25</sup> 此劇本為 B89 陳廣行所寫。

<sup>26</sup> B90 物二總召為陳蔚勳。

扯鈴。另外我們這一屆有做預告片，後來的兩屆也就都有做預告片……」

就這樣，學長說了許許多多的故事，巴珊瑚和沈家賢則在一旁不時發出驚嘆。

「啊，時間不早了，等等還要去看 B93 的物二之夜呢。」沈家賢注意到牆上的時鐘，趕緊說。

「是啊，那我先去吃飯了，晚上見嘍。」建安學長起身說。

「嗯，今天真是謝謝學長了，學長再見。」巴珊瑚說。

\* \* \*

晚上五點四十五分，沈家賢與巴珊瑚低調地出現在視聽小劇場，因為沈家賢可不想跟每個人都解釋一次為什麼他會帶一位女生來看物二之夜。他們走進劇場，沈家賢找了個中間位置，兩人一起坐了下來。

「欸，這不是小天才嗎？」茅耀元突然從沈家賢背後出現。「咦咦？她是誰啊？小天才很發喔～～」茅耀元看著巴珊瑚，低聲問沈家賢。

「哪有，你每次都誣陷我。」沈家賢趕忙辯護。「她是學妹啦……嗯……唉，我等等再跟你解釋。」

「喔，是這樣子喔？」茅耀元狡黠地應了一句。「沒關係你不用解釋了。旁邊有人坐嗎？」

「沒有啊。」沈家賢說完，茅耀元就在右邊的座位坐下。巴珊瑚則坐在沈家賢左邊。

「好期待喔，不知道他們會表演什麼。」巴珊瑚雀躍之情溢於言表。

「各位觀眾，節目即將開演，請將您的手機關機或改為震動，謝謝您的配合。」

「各位觀眾，節目即將開演，請將您的手機關機或改為震動，謝謝您的配合。」不知道為什麼，旁白廣播了同樣的內容兩次。此時，觀眾席的燈光突然暗了下來，布幕後的燈光漸漸變得極亮。布幕不時輕輕飄起一角，隱隱透出幾道光線。

在眾人熱烈的掌聲中，物二之夜的布幕緩緩地拉開。

### 西元 2006 年 3 月 25 日星期六

星期六下午，系館自習室裡坐滿了 B94 的同學，正努力準備下星期普化要考的化學鍵結與化學動力學。雖然沈家賢下星期也要考普化，但由於他已經念完了，所以就帶巴珊瑚到系館找 B93 的物二總召。

「這裡是……舊物館耶！原來你們這個時候就已經蓋好了！」兩人走近新物館時，巴珊瑚興奮地叫道。

「嗯？」沈家賢聽到巴珊瑚指著新物館說是舊物館，一時之間反應不過來，但他馬上就想到他們是不同時空的人。「哈哈，這棟還是我們的『新物館』喔，我們現在的『舊物館』是指在垂葉榕道跟椰林大道交叉口的二號館。」沈家賢笑著解釋。

巴珊瑚打量了一下四周的環境，抬頭望了一下新物館，這的確就是她們那個時代大家所熟悉的舊物館。至於二號館則早就改建成一個由政府管轄的國家級研究中心——國家不當用語機構<sup>27</sup>。

沈家賢伸手推開新物館那透明的玻璃大門，午後的陽光透過玻璃，斜斜地照射在寬敞明亮的大廳上。巴珊瑚跟著沈家賢，一邊走、一邊抬著頭四處張望：同樣的大理石地板、同樣的挑高樓層、同樣佇立在大廳中間那支如舞動般的圓規。這巨大的藝術品正是「凝聚的力量」，長久以來都是物理系與凝態中心的精神象徵。下午時分，那高大的圓規拖著長長的影子，影子映在後方光亮潔白的大理石牆面，繞著那矗立的圓規，隨時間慢慢移動。現在的這座新物館，比巴珊瑚記憶中的多了一



些潔白，多了會議廳外長桌上的點心，多了年輕的氣息，還多了……

「嗯？妳怎麼啦？」沈家賢看巴珊瑚像是失了神一樣，停下腳步問道。

「啊？沒有啦。」巴珊瑚撥了一下頭髮，微笑著望了沈家賢一眼。

他們繼續往 102 走去。

「垃圾桶！」巴珊瑚在轉進 102 時突然喊道，露出欣喜若狂的眼神。

「對阿，有什麼奇怪嗎？」沈家賢不知道未來的 102 是沒有垃圾桶的。「今天輪到誰倒啊？真是的，



新物館 by 宜豪

<sup>27</sup>國家不當用語機構（National Terrible or Ugly Expression Establishment），於 2026 年成立，用以糾正並預防國家各機關部門發言人於公開場合因口誤而產生的不當用語。

garbage<sup>28</sup>在班板上 po<sup>29</sup>叫大家要倒垃圾還是沒有人來，垃圾都已經滿出來了耶！」

看到消失已久的垃圾桶突然出現<sup>30</sup>，巴珊珊當然頗為欣喜，但是當她看到滿出來散落一地的垃圾時，也不禁皺起了眉頭。

他們在 103 遇到了正準備要去系羽團練的 YESWAY<sup>31</sup>等人，巴珊珊回想起在 B93 物二之夜上這位學長有表演扯鈴，好像叫做「對的路」吧，聽沈家賢說這位學長是道具組組長呢。沈家賢帶著巴珊珊到三樓茶水間，看到小朋友、愛尼莎<sup>32</sup>、還有大維<sup>33</sup>已經坐著開始聊天了。沈家賢告訴巴珊珊，大維很想要擔任這一屆的物二總召，所以一聽說我們要訪問小朋友和愛尼莎就希望能一起來。他們幾個人打了聲招呼後，沈家賢和巴珊珊先後坐了下來。

「學長姊昨天才表演完，應該還很累吧，今天就請你們來跟我們分享，真不好意思。」巴珊珊。

「不會啦，正好讓我們再次回想昨晚的瘋狂，哈哈。」愛尼莎看了看小朋友，跟巴珊珊說。

沈家賢、巴珊珊和王大維對昨晚的演出仍是印象深刻，他們決定先問問愛尼莎劇本到底是如何產生。

「我們一開始是先讓大家投稿劇本主題，再由同學來選，所以被選出的劇本創作者——阿黑<sup>34</sup>也就自然地成為我們的劇本主編嘍。原本阿黑寫的劇本中有兩個人在尋找世界上最珍貴的寶物，但卻有截然不同的命運：其中一個人受到了天使的祝福，另外一個人則受到了魔鬼的詛咒。原因是上帝和撒旦打了個賭，上帝認為受到天使祝福的人最後仍然會詛咒命運，而受到魔鬼阻撓



<sup>28</sup> 台大物理系 BBS 冷月流蘇上的一位神秘人物，時常在各班板 cross-post「明 XX 家倒垃圾」等文章，要求大家準時倒垃圾。其真實身份總是不為人知，據說若是不聽從 garbage 就會受到被二一的詛咒。

<sup>29</sup> 英文 post 之簡稱，即張貼文章之意。

<sup>30</sup> 2032 年時，舊物館（即凝態中心）並未設置公共垃圾桶。

<sup>31</sup> 顏土章，B93 物二之夜道具組組長，曾任 94 與 95 學年度物理系羽球隊隊長。

<sup>32</sup> 小朋友，B93 何宗翰；愛尼莎，B93 江文馨：他們兩位是 B93 物二之夜的總召（雙總召制）。

<sup>33</sup> 王大維，台大物理 B94 學生。2006 年 4 月獲選為 B94 物二之夜總召。

<sup>34</sup> 孔祥曦，B93 物二之夜編劇與副導演。B93 物二之夜導演則為台大物理 B93 洪國修。

的人最終則會感謝上天。

「大概是十月底的時候吧，我們覺得如果照著這個劇本演，其中順利的那個人就沒有什麼戲份，顯得畫蛇添足，因此最後決定將劇本改成只有一個人在尋寶，也就是昨天晚上你們看到的那個劇本。其實新劇本表達的主題和舊劇本是一樣的，就是只要努力達成一件事情，不論結果如何，重要的都是過程。在劇中的主角有個很偉大的夢想，他為了達成夢想，去尋找一個可以讓一切願望成真的寶物；但雖然他付出了很多，最後還是沒能得到寶藏。後來主角終於瞭解，自己擁有多麼豐富的旅程，也認識了他心愛的女人，而結果如何已經不重要了。」愛尼莎詳細地解說。

令巴珊珊等人驚訝的是，B93 的物二劇本居然是一邊排戲一邊構想的，而且整齣戲的最後結局還是在物二表演前一天才由大家投票，拍板定案。說到這裡，小朋友和愛尼莎露出了滿意的笑容；巴珊珊、沈家賢和大維則是用不可置信的眼神盯著他們。

「對了，昨天晚上那位男主角是哪位學長啊？他真的超強的！」巴珊珊提起了昨晚表演得超讚的男主角。

「喔，那是小田（B93 田凱仁）。你看他在台上演出時好像很輕鬆，其實那是他在家裡偷偷練的！因為我們沒有把他的台詞定死，只規定了大概要到的意思，細節怎麼說要看演出的人如何詮釋角色。上台表演時也有一些小出錯啦，只是靠著大家的臨場反應，沒有讓觀眾察覺到。我們當初參加選角的同學只有兩位啊，但是我們還是辦了試鏡，也讓他們唸了幾段台詞，哈哈。喔，本來選出的男主角不是小田，但是後來因另一位同學放棄了，才變成小田的。」小朋友說。

大維又問起學長姊關於表演的部分，巴珊珊聽了以後才發現表演跟戲劇融合在一起是多麼不容易的一件事。愛尼莎說他們劇本的內容大多配合表演內容編寫，才將表演和戲劇融合得好。B93 物二比較特別的表演，除了有讓人印象深刻的扯鈴以及耍棍外，還有大家從完全不會、一步步練起來的國標舞，為求專業他們還請了老師來教。巴珊珊記得愛尼莎也是國標表演中的一份子。身為總召，愛尼莎不但跳舞，還參加了阿卡貝拉<sup>35</sup>等表演，實在是很不容易。巴珊珊打從心底希望自己也能在女生很少的物理系中作好這些工作。

「我聽學長說你們還剩下很多錢耶，是真的嗎？」沈家賢問。愛尼莎和小朋友聽到這個問題笑了笑。



<sup>35</sup> A Cappella，指無樂器伴奏人聲合唱。台大物理有一個團體叫「系阿」，正是由一群熱愛阿卡貝拉的同學所組成的。B91 至 B93 的物二之夜以及 B94 物一音樂會中，都有阿卡貝拉的表演。

「對啊，我們真的是完全不擔心錢的問題，最後好像剩下了一萬六千多吧。你們應該有注意到節目單最後有感謝蔡力行<sup>36</sup>學長吧，因為我們最大的經費來源就是他。當初我們以為用台大物理系學弟妹的身分去跟那些有名的校友請捐款很容易，結果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他們的秘書都會擋掉，根本不得其門而入。然後我們就在蔡力行回台大演講時<sup>37</sup>，直接在他演講完的時候衝過去把他擋下來，才請到了三萬元的捐款。至於 118 巷的那種商家贊助實在沒有太大幫助，錢太少了。我們為了省錢在活大（台大學生第一活動中心大禮堂）排演了兩次，最後一次排演才去借視廳小劇場。總之最後大家慶功宴吃得很爽啊，哈哈哈。」小朋友笑著說。

「那你們人員是怎麼分配的呢？」大維緊接著問，這剛好也是巴珊珊急欲知道的。

「我倒是滿好奇為什麼你們是雙總召呢？」沈家賢也問。

「雙總召是全班同學決定的，大家說要雙總召，所以最後就由前兩高票的人來擔任。」愛尼莎說。

「其實我們是為了不想讓小朋友偷讀書<sup>38</sup>才決定要雙總召的啦。」一位不知道什麼時候坐到他們旁邊來的學長說。小朋友則是苦笑幾聲。

「哈哈，至於幹部都是我們兩個選的。」愛尼莎說。「其實我們這次的人力分配不是很好，可能是因為班上大概只有一半的人有積極參與吧，所以一個人得當很多個人用，可是這樣效率也會變低。」

「對啊，」小朋友接著說。「那時候，很多人都參加很多組，有的人早上練扯鈴、中午跳熱舞、下午排 MTV、吃宵夜的時候跑去做道具，忙到不行。像阿黑也是，除了當總編、副導、演員之外，還表演扯鈴表演、又去找音樂和幫忙製作預告片、作道具等等，真的超忙的，應該忙到瘋了吧。」

「對啊，還有 YESWAY，他是道具組組長，也是超忙的。」愛尼莎說。「那時候他不是說我們應該要成立學術組嗎？超好笑的。因為接近物二正式演出的時候，道具組幾乎是整天都在做道具，然後都沒去上課，常常是蹺整天的課。所以 YESWAY 說我們要成立學術組去幫大家上課，

<sup>36</sup> Dr. Rick Tsai，台大物理 B58 學生，現任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積電，TSMC）總經理暨總執行長。

<sup>37</sup> 2005 年 12 月 31 日，適逢台灣大學物理系成立一甲子，邀請了眾多傑出校友回娘家分享經驗。

<sup>38</sup> 據 B93 的同學表示，偷讀書是小朋友的專長。



才不會有後顧之憂，哈哈哈。」

沈家賢他們聽著也都笑了起來。

\* \* \*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談笑間，太陽也悄悄躲到地平線下。沈家賢看到沙曼沙從樓梯間走出來，就站起來跟她招手示意。

「對不起，我遲到了嗎？剛剛才系羽團練完。咦？小朋友你們都在啊。」沙曼沙開朗地說。

「對啊，我們跟學弟妹聊了很久。妳也是來分享經驗的嗎？那我們先去吃晚飯嘍。拜拜！」小朋友說完，就和愛尼莎一起離開了。

「好了，我們趕快進入主題吧，這樣才可以去吃飯。」沙曼沙說。「沈家賢都跟我解釋過了，學弟妹你們有什麼問題就問吧。」

「那學姊，我想先問你們那次物二的主題是什麼？」巴珊瑚說。

「應該是說，要找回失落的夢想吧！」沙曼沙說。

「找回失落的夢想！就跟 B93 這屆差不多嗎？他們也是屬於夢想之類的。」巴珊瑚接著說。

「No, no, no！還是不一樣的，B93 他們比較注重追求夢想的過程中遇到的事情，我們的主題則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記自己心中那個簡單的夢想。每個人都曾經有夢想，但是那夢想是否存在？是否被追求？」

「喔，原來如此，那為什麼會決定用這個主題呢？」

「這個問題非常的繁瑣。我們是開放大家投稿，再投票決定採用芷維——對，就是張芷維學姊——所提的劇本，她寫的劇本是要表達兩個世界的人的不同想法：假設我們現在處在的世界是 A 世界，那可能就會有另外一個 B 世界，如同 A 世界的翻版；唯一不一樣的地方是，對應 A 世界中的一成不變，B 世界的人會覺得，一成不變的人是瘋子。舉例來說，A 世界的精神病院就是判定作出奇怪舉動的人為瘋子；但是 B 世界的人卻認為大腦異常僵化，或是不知道自己夢想在哪的人才是瘋子。再舉一個例子，B 世界的人可能會覺得從十三樓跳下來很快樂，這樣的行為在他們那個世界是很正常的，但在我們這個 A 世界中卻是不正常的。」

「這就是一開始的劇本，不過比較難表達，而且這



種雙重主角的手法 B91 也用過了。總之我們最後修改定案的劇本中，還是有兩個世界，劇本主軸是由男主角貫串，男主角的工作是管理墓園，每天都要清理墓碑，這是無聊的工作，而且每天都要做。不過主角小時候其實是很喜歡做飛機的，可是從他爸爸的爸爸的爸爸開始，就一直是做守墓者的工作，可想而知他也得傳承這個事業，所以他的夢想就被壓下來了。他原本的夢想呢？忘了！也不算忘了，觀眾要等到劇的後面才知道他為什麼會忘記。一次偶然的機會之下，主角跑到另一個世界，遇到許多奇奇怪怪的人。在 B 世界下雨是下彩球的，小孩子遇到了一個人，工作就是負責撿彩球，撿那些有生命力的彩球。主角在 B 世界被當成瘋子，因為他不知道要什麼，他忘了他的夢想，被送去給醫生治療，在治療的過程中他會回到以前有夢想的時候。

「雖然前一屆選擇的主題跟物理學家比較有關，不過我們在討論的時候就覺得為什麼物二一定要跟物理有關？所以我們的主題就比較不一樣，不過還是會有物理系的風格，比如說女主角一出場就是在計算雨滴落下的速度之類的，會有一些比較數學、科學的想法在裡面。至於我們的戲劇中的愛情成份挺不重的，沒有上一屆的明顯，不過不免俗的，還是有一個男主角加一個女主角。」沙曼沙詳細地敘述著。

「那演戲的人是誰去找呢？」王大維問。

「劇本組去找。他們會去問他們覺得合適的角色有沒有意願。」沙曼沙回答。

「那表演是怎樣融入劇本中的呢？」王大維又問。

「這是一段心酸血淚史，我覺得劇本組的人快要瘋掉了。一開始先看有什麼節目，後來再決定要放在哪裡，好像大部分都是這樣。沒有辦法啊，你沒有辦法說這就是劇本，然後再加入表演，湊表演總是比較困難的。所以除了音樂比較配合劇本之外，通常就是要表演什麼就演什麼，劇本組必須一直做協調、做配合，可以稱作是微調吧！其實我們還挺幸運的，劇本算是比較好表現，因為到 B 世界之後，那裡本來就是個異世界，即使出現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也無所謂，所以我們可以用一些奇奇怪怪的場景插入表演。」沙曼沙露出詭異的笑。

「你們有哪些表演，又是怎麼決定表演內容的呢？」巴珊瑚問道。

「我想想喔，扯鈴、熱舞、佛朗明哥、女舞，不過我們女生跳的是現代舞，傘舞，不是跳女爵，因為大部分的人不想。我記得大概就這樣，合唱阿卡貝拉有三首，還滿少的。其實我們本來以為表演時間會太少，因為我們節目數量少，結果竟然還好。

「我覺得表演要看班上有什麼人才，我不會在意我們的表演是要跟別人多不一樣，反而是希望藉由一些表演來看看班上同學有沒有什麼特殊專長，還有他們想不想帶。不過像佛朗明哥就是練起來的，我們班有一個男生想要去學，就招募成員，大家從零開始。但是重新學需要找老師，如果班上有專長的人帶會比較有管道。佛朗明哥的老師還滿難找的，當初只是大概知道有這個團體，而且還有學費的問題，大家先自己出，如果最後很多錢再說。」沙曼沙回答。

「學姊為什麼會想要來選總召啊？」巴珊瑚突然問了這個問題。



「嗯……就是想做點什麼，而且我覺得我在杜鵑花節檢討會話講太多，想試試看自己能做到哪裡，能讓大家動到什麼程度。不過還是很失敗。」

「但其實這些失敗都還好，過程中都會有很多努力付出的地方，讓大家很感動，不過可能平常不會發現就是了。我覺得總召像個組織的總站，每個地方都是透過我跟組頭互相聯繫。其實組頭才重要，總召不重要啦。我不覺得我做的很好，那時候常常跑不見，還有練球，甚至有二一危機，煩得快爆炸了，所以中間的溝通沒有做的很好。」

「但總召有其象徵意義，他需要顧慮到別人的感覺，不過這跟每個總召的作事風格有關。每個組頭都很累，組員也是。我們的分配有困難，每個組頭找的人可能都互相重複，比如道具組想要找的人跟熱舞的人很像或跟攝影組的人很接近，常常會有重複的狀態。起初我沒有意識到這件事，因為其實當初投票給我的人跟組頭不熟，他們可能不願意幫忙或是我沒有去找。所以人一直重複，一個人有兩三份工作，就一直卡在那裡，而且又不能規定每個人只能在一組工作。」沙曼沙有點激動地說。

「投票給你的人？」沈家賢疑惑地問。「所以你們不只一位候選人嗎？」

「嗯，我們那時候當總召有兩個候選人，就我跟另外一位學長蔡閔丞，一起給大家投票。因為一人限一票，我們各自有各自的選民，結果就是我當選了，之後希望蔡閔丞同學當副總召，這樣跟他比較熟的人較有聯繫。但我想我們不能算是雙總召。」

「唉，我真的覺得，物理系的總召還是少讓女生當好了，會很累，不過這不是重點。女生總召聊天的機會少很多，女生回宿舍就沒了，男生回宿舍會去吃宵夜，會聊天；女生就會比較困難，只知道女生的想法，因為男生在白天不講心事，只有晚上吃宵夜才會發表一些看法。總召就是要多跟其他人聊天，有些人會表達說他幫不上什麼忙，其實不見得，只是他的意見沒辦法傳達，只有透過其他同學跟他聊天才能知道他的想法。我後來把重心放在組頭，讓組頭去跟下面的人溝通。」沙曼沙說。

「那你們物二有發生什麼理念不和或是衝突嗎？」巴珊瑚問。

「有啊。其實最初的劇本不是芷維的，大家一開始投出來的是另一個很電影情節的劇本<sup>39</sup>，

<sup>39</sup> 此劇本為台大物理 B92 楊迪倫所寫。

劇情是說一個男物理學家跟一個女畫家剛好一起坐飛機，結果錯拿了彼此重要的行李，使得男生跟女生都搞砸了重要的發表會；後來他們又相遇，還搭到同一班飛機，使得這兩個原本不相關的人的命運被緊緊地綁在一起。不過這個劇本實在演不出來，很難表現，很多地方可能需要用鏡頭帶，所以劇本組就自己決定換劇本。原來寫劇本的同學覺得劇本的走向跟他的風格不太一樣，雖然他沒有明白反對，但後來就淡出，參與得比較少了。這是很遺憾的地方，但有時這種選擇真的很困難。

「至於衝突的話，大概就是脾氣不好或是嘴巴很壞那一類的小衝突吧，大家會抱怨抱怨。有些人刀子嘴豆腐心，所以就會有小衝突，畢竟那時候大家都很累很忙。至於大吵架就還好，好像沒有。」

「其實還是要靠大家的溝通。當然會發生一些不愉快，因為每個人要做的事情都很多，又不能勉強哪個人要做哪些事。準備過程中間會遇到一段大家都比較鬆散的時候，很麻煩卻又不可避免，一定會遇到的。另外像表演，很難找到共同的時間大家一起練。此外，我們這屆比較大的困難是有關拉贊助的部分，沒有辦法拉到很多的贊助，用錢拮据。」

「通常系友會的資助不就是很大的一筆錢？」沈家賢打斷沙曼沙的話，疑惑地問。

「我們那一屆系友會沒給很多，系友會剛好比較困難。而且你想想，視小一個晚上就兩萬塊，下午又要排演，晚上才正式表演。再加上視小還有許多奇奇怪怪的東西是分項計費的，加一加開銷就變很大。」沙曼沙說。

「這樣感覺起來場地就要花不少錢，那錢不夠怎麼辦？」王大維問。

「只好大家先墊囉，到時再慢慢還。後來接系學會、物理營、大物盃有賺錢再慢慢補回來，最後還是虧了一萬五到兩萬元。」沙曼沙回答。

「那你們是什麼時候開始辦物二的？我聽學長說你們有個非常詳細的籌劃時程表。」沈家賢問道。

「暑假吧！我四月一日當選的，太蠢了！那天是愚人節！後來就開始找組頭，期末考前劇本的 idea 就投票了。」沙曼沙說。

「我們還要辦物一音樂會耶！這樣搞不好會來不及。」沈家賢有點擔心的說。原來這個時候就有物一音樂會了！巴珊瑚心想。2032 年時，他們才剛剛辦完一場有聲有色的音樂會呢。

「辦過物一音樂會搞不好感覺會比較好一點耶！」沙曼沙說。「你們會知道不要把事情都放到最後來做。我們那時只有辦過杜鵑花節，物理營大一也不算真的參與，而且那時比較後面才做。物二在暑期較為難動，像暑假就不可能做道具，真正能動作的就是表演節目的確定，然後需要練習的要趕快練習。其他的就要到寒假，像道具一類的也要等劇本出來才能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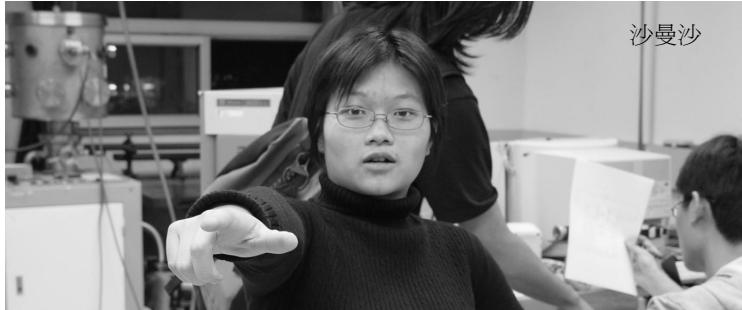
「那妳覺得你們的物二跟其他屆或是其他系的晚會最不一樣的地方是哪裡？」王大維問。

「主題吧！」沙曼沙回答。「我們有創新的地方，也有沿襲傳統的地方，像一劇貫穿就是從

B89 開始的吧。我覺得物二讓我覺得驕傲的事就是跟別的之夜不一樣，我室友來看的時候，即使已經知道結局了，最後還是感動得流眼淚。」

「流眼淚？！所以你們不是走搞笑路線的囉？」巴珊瑚問。

「完全的不是好不好！」沙曼沙說。「中間有笑點，我們拼命找的笑點，不過我們走的是高雅路線。妳從我們物理營的表演就可以知道，我們的笑點不會找低級的，會是從動作上搞笑，不是利用對話。」



「我有聽學長說你們物二的結尾實在是非常感人，不是還有紙飛機嗎？我也聽很多學長姊說你們這一屆物二非常的成功，大家都給予你們很高的評價。」沈家賢說。

「嗯，那個紙飛機多虧了老爹（B92 曾右仲）和小連（B92 連國淵）。我們的物二的確是滿成功的，不過我覺得物二會成功跟我一點關係也沒有，幾乎都是組頭在忙。我覺得你們可以找別人聊聊，他們應該會有不同的看法。」沙曼沙說。

「學姊真是謙虛！」巴珊瑚笑著說。

「嘆，現在幾點了啊？」王大維突然問。

「快八點了，怎樣了嗎？」沈家賢回答。

「我有事要先走了，今天真是謝謝學姊。拜拜！」王大維說。

「嗯，那我們去吃晚餐吧，其實我們剛剛應該一邊吃晚餐一邊討論的，真蠢。」沙曼沙說著便站起了身，他們三人一起走出茶水間。

### 西元 2006 年 3 月 26 日星期日

沈家賢拿著厚厚一疊的數據資料與分析從系館電腦室走出來。若不是為了要印普物實驗結報，他現在應該正待在家裡準備英文課的 role play。沈家賢低著頭走向自習室，似乎在想什麼重要的事情，結果迎面就撞上了巴珊瑚，手上那疊資料散落一地。

「啊啊，真是抱歉。」巴珊瑚急忙說著，趕緊蹲下撿拾地上的數據資料。

「沒關係，是我沒注意，妳沒事吧？」沈家賢說，也蹲下來撿拾資料。「妳怎麼會在系館？」

「恩臨要來系館唸書，我就跟她一起過來了。」巴珊瑚說。這幾天來巴珊瑚都住在劉恩臨家。

「喔喔，原來是這樣。」沈家賢說。「要不要一起去吃飯？」

「嗯？」巴珊瑚聽到沈家賢難得的主動邀約，愣了一下。「喔喔，當然好啊。」沈家賢走進

自習室把普物實驗結報放好，和巴珊瑚一同走下樓去。

「要去哪裡吃？」沈家賢問。「啊，我忘了妳沒有腳踏車了。沒關係，那我載妳好了。」巴珊瑚聽到沈家賢這樣說，兩頰微微泛紅。最後，他們決定要去親來食堂吃飯。

「妳怎麼了？」在親來食堂等待上餐時，沈家賢看著巴珊瑚一臉有心事的樣子問道。「發生了什麼事嗎？還是妳在想回去未來的事？」

「沒有，」巴珊瑚搖搖頭說。「我是在想物二的事情。」

沈家賢有些不解，於是巴珊瑚就把她還沒來到這裡之前，在總圖看到時空 27 以及遇到一位老先生的事情告訴沈家賢。

「物二的歷史已經有四十八年了。最早，物二是為了讓班上同學能有個場合與機會表現自己的才藝，像是小提琴、鋼琴等等。在那樣的時代，物二之夜算是個很有意義的活動，她不僅讓班上同學可以找到彼此在學術領域外的交集，獲得一個展現自我的舞台，更讓系上同學多了許多交流。

「到了 B80 的時候，物二之夜開始加入了戲劇的成份，不過當時的學長姊仍然很重視物二的音樂表演。從當時學長姊對物二之夜戲劇的看法中，可以知道他們認為戲劇也是一個表演節目，就跟其他的音樂演出一樣是展現物理系學生才華的舞台。」

「不過近十年來——尤其是當我聽完學長姊介紹他們的劇本後——我覺得物二之夜已經不僅僅是個讓我們表現自己的舞台了。物二之夜『主題』的選擇成為一件很重要的事，而一劇貫穿的模式也可說是物二之夜變為以主題取向後的產物。物理系的學長姊藉由物二之夜的自我『表現』，逐漸變成了自我『表達』。」

「從 B91 到 B93 的物二之夜可以看出，每一屆都有每一屆所想表達的獨特意念。那些意念並不是藉由跳舞、唱歌或是單純地演戲就可以表現出來的。我覺得那是每一屆學長姊將他們共同擁有的理念——或許是因為曾經一起努力而得出的一灌注在他們的物二之夜裡；因此，物二之夜不再只是晚會，而是讓每一屆物理系學生述說自己故事的地方。」



「這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老學長姊為我們立下了一個典範，我們遵循著這個典範將物二之夜一屆屆的傳承下來。雖然我常聽學長姊說物理系實在沒有什麼傳承可言，但物二之夜確實是不斷地在成長著。老學長姊就像是送給了學弟妹們一顆小小的種子，這個種子被埋在土裡，然後不停地發芽茁壯，就像物二之夜的成長一般。」

「我不知道這樣有沒有正確地闡述了自己的想法；不過，或許我們根本不需要探討物二之夜的意義在哪裡，物二之夜早已融入物理系的生活，是絕對分不開的。就像我們不會去問為什麼物理系要唸微積分那樣，欸，這個譬喻好像不太好喔。總之，我想我不應該去質疑班上對物二的熱情，我要做的應該是領著大家，一起寫下我們自己的故事，那絕對會是個甜美的回憶。」巴珊瑚興奮地說完後，拿起了杯子，喝了幾口奶茶。

沈家賢看著巴珊瑚雀躍的神情，心裡卻是五味雜陳。他一方面為巴珊瑚對物二的信心與熱血感到高興，一方面又想到根本不知道要怎麼樣才能讓巴珊瑚回到未來。這幾天來他查過了許多資料，也問了許多教授，但卻完全找不到與穿越時空相關的研究，相較於巴珊瑚對 C20 的物二有這麼大的信心，沈家賢卻是完全沒有任何頭緒。沈家賢低下頭來，巴珊瑚也看出了他的煩惱。

「在煩惱怎麼送我回來嗎？」她輕聲地問。

「嗯，的確是很煩惱。萬一……」

「萬一我回不去了？其實我有想過這個問題。我想我會很難過吧，為什麼上天開了我這樣一個玩笑。但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又有什麼能力去改變呢？」巴珊瑚抬起頭，看了沈家賢一眼。「至少我可以跟你們一起辦物二，不是嗎？」巴珊瑚笑了，沈家賢看到巴珊瑚的笑容，也笑了。

\* \* \*



「你要睡到什麼時候啊，巴珊珊！飯菜都冷掉了！」

「喔，媽～～妳很吵耶，我要起來了啦……」巴珊珊用充滿睡意的語氣回應著。「媽？！媽，妳怎麼會在這裡？！」

「妳在說什麼夢話啦？快出來吃飯！」

巴珊珊緊張地從房間裡跑了出來。

「天啊！我居然在家裡！媽，今天是幾月幾日？不，我要是問現在是民國幾年？」

「民國九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妳怎麼了，發燒了嗎？」巴珊珊的姊姊說話了。

「並沒有好嗎？」巴珊珊激動地說。「天啊，我得要打個電話。」

遙遠的另外一戶人家裡，沈家賢剛吃飽飯，正在客廳裡和家人一起看適合闔家共賞的歡樂日劇「富豪刑事<sup>40</sup>」。他的手機突然響了起來。

「喂？」

「喂，沈家賢嗎？你知道我是誰嗎？」

「巴珊珊啊，有什麼事嗎？」

「好險你還記得，我現在居然在我家裡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咦？妳星期五不就說妳要回家嗎？」

「等等、等等，你真的知道我是誰嗎？你知道我的學號嗎？」

「知道啊，B94202063。怎麼了，妳沒事吧。」

「什麼！天啊！我可以去學校找你嗎？我有很緊急的事！對，就是現在。太感謝你了」巴珊珊喘著氣，掛上電話。

「媽，我現在要去學校一下。我的腳踏車在樓下吧？」巴珊珊問。

「妳瘋了嗎？妳以為這裡是哪裡？台南騎車到台北妳是要找死喔？妳自己不是說妳明天早上沒有課，要一大早坐車去？我看妳一定發燒了，每天在宿舍都很晚睡對吧？」巴珊珊媽媽走過來想摸摸巴珊珊的額頭，只看到巴珊珊的臉是一整個囧<sup>41</sup>。

\* \* \*

隔天，巴珊珊到了學校只是發現了更多的囧。先是遇到沙曼沙學姊問她前天怎麼沒有來系羽團練，後來又遇到南友會學長提醒她後天是南友之夜記得下午要去幫忙。到了下午，她已經漸漸習慣有人跑來跟她說一些她完全不知道的事了。不過，在她得知後天要交普物實驗結報以及週五要考普化之後，她還是嚇得大叫了出來，衷心地覺得自己可能假裝精神崩潰還好一點。

巴珊珊試著跟沈家賢說明一切，告訴他關於她記得自己是從 2032 年回來的，以及他們倆去訪問學長姊的種種事情。雖然巴珊珊極其所能地描述，但沈家賢只是用一種「這實在難以置信」

<sup>40</sup> 日劇 FUGOH KEIJI，改編自筒井康隆的同名推理小說。

<sup>41</sup> 象形文字。象形下巴掉下來又皺眉的人臉（囧）。

的眼神看著巴珊珊，跟她說應該是她唸書唸太累了。面對這樣四處無援的窘境，巴珊珊感到十分難過。最後沈家賢只好告訴巴珊珊他們已經同班一個多學期了，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實；就算巴珊珊說的都是真的，那她現在一定是到了一個不同的平行宇宙裡，在這個宇宙中，巴珊珊的學號是 B94202063，出生於 1987 年。

巴珊珊實在沒有多餘的心思去想平行宇宙的問題了，畢竟她後天就要交普物實驗結報而且週五還要考普化。巴珊珊望著她的「新」同學，心裡暗暗地想，不論她對 2032 年的一切記憶是真的也好，是夢境也好（顯然她所有的同學、朋友與家人都認為那只是個夢），日子都還是得過下去。如果她擁有這樣如此真實的夢境——那些關於蕭添財、總圖的老先生、初識的沈家賢、以及熱情的學長姊的種種，應該也算是一種獨特的經歷吧，她安慰著自己。

「借我你的數據分析吧。」巴珊珊跟沈家賢說。

「喔，好。」

### 西元 2032 年 9 月 24 日星期五

午後又再次下起了雨，沈教授收起雨傘，踏進「學長牙醫診所」，進行定期的口腔檢查。選在今天真不是時候，沈教授心想，順手拍了拍被雨淋濕的薄外套。

「您好，午安。」櫃台的掛號機器人禮貌地說。

沈教授將雨傘放進傘筒，走到櫃台前，伸出拇指放在掃描器上。

「沈家賢先生，您預約的是第三十二號，請在候診區稍待片刻，謝謝。本次掛號費共 300 元，已從您的帳戶中扣款。下一次的定期檢查為二零三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已將此行程傳送到您的個人行事曆中。」掛號機器人還是一樣地有禮貌。短促的嗶嗶聲從沈教授的公事包中傳出，那是他的平板電腦接收到訊號所發出的聲音。

沈教授走到候診區，正打算坐下時，突然聽到一位女生驚訝地喊著他的名字。

「沈家賢！好久不見了！你還記得我嗎？」

「這不是巴珊珊嗎？我當然記得你啊，真的好久好久不見了，你都去哪裡了啊？妳實在是一點也沒變！」

「我之前都在德國作研究，才剛回來。最近不知怎麼回事，智齒一直隱隱作痛，聽說瑋澤<sup>42</sup> 在這裡開業，就過來看診了，給老同學看感覺比較保險。」巴珊珊笑著說。

「原來如此。我也是一直都在這裡做定期口腔檢查，沒想到今天居然遇到妳。」沈家賢笑道，突然他好像想到了什麼事情，停頓了一下。「其實，最近我發現一些事，正打算要想辦法聯絡妳。」

「怎麼了嗎？」

「妳還記得在大一的時候，曾經跟我們說妳是從未來回來的嗎？」

<sup>42</sup> 凌瑋澤，台大物理 B94 學生。小說中，凌瑋澤是學長牙醫診所的主治醫師。

「啊，好久以前的事了，我當然記得啊。大家一直都不相信我，不過或許那真的只是一場夢吧，畢竟穿越時空實在是太不可能了。哈哈，你們已經完全說服我了。怎麼了嗎？」巴珊瑚問。

「嗯，」沈家賢猶豫了一下，用平板電腦調出一些資料，遞給巴珊瑚看。「這是我這學期的導生名單。」

巴珊瑚接過平板電腦。沈家賢嚥了嚥口水，繼續說。

「班上沒有 C20202020 這位同學，他在入學時就決定休學了。而且，的確有一位叫做蕭添財的同學，就跟妳當初說的一樣。我印象中妳當時有提到一些其他同學的名字，我也有在我的班上修課的名單中看到。喔，另外，他們的物二總召是蕭添財，這是我打聽到的。」沈家賢說。

「所以那的確不是一個夢？那是真的？喔，我該怎麼說呢？」巴珊瑚有一些哽咽著。「我們可以去看看他們嗎？我……」她不知該怎麼接下去。

「當然，妳待會兒有空嗎？如果有空我們可以一起回去，我等等要上他們的電磁學。我也很想弄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沈家賢說。

「好啊，這樣太好了。你待會兒要上課？」巴珊瑚的心情顯得雀躍了許多。

「對啊，這堂課的時間真的是很奇怪，星期一的一、二節和星期五的七、八節。唉唉，我原本想幫去經濟系開一堂『非線性數值計算與應用』，結果都跟系上的時間衝到了。」沈家賢小小地抱怨了一下。

「巴珊瑚小姐，請至看診室看診，謝謝。」掛號機器人喊著。巴珊瑚和沈家賢一起走進了看診室，準備給老同學一個驚喜。

\* \* \*

巴珊瑚和沈家賢回到了新物館，這是巴珊瑚第一次進到這棟建築物裡，但她卻十分瞭解各處的設施和配置。沈家賢對此感到相當驚訝，也讓他越來越難不去相信巴珊瑚曾經說過的那個故事。他們來到了新物館十四樓（巴珊瑚甚至連電梯不停十三樓都知道），沈家賢打算在上課前要回去辦公室拿講義。

「我要先去辦公室拿講義，要跟我過去看看嗎？」沈家賢問。

「嗯，我想先去十三樓看看，我在那裡等你好。你等一下是在 1304 上課吧？」巴珊瑚說。

「對啊，妳怎麼知道？」沈家賢問。巴珊瑚只是微笑了一下，就走下了樓梯。

十三樓的一景一物都和巴珊瑚印象中的完全相同，她自己也感到頗為驚奇。系學會、自習室、一點也不階梯的階梯教室、以及有賣八寶粥的自動販賣機……，她現在確信在二十六年前自己絕對是穿越了時空，雖然只有她一個人留有穿越時空的記憶，但她所看到的一切已經證實了她的記憶是真實的。不過這都是過去式了——或說是過去未來式吧——巴珊瑚心裡想著，她現在有了新的生活，而且在這個時空下也已經過了二十六年，還是把穿越時空這件事當作是個夢境吧，一個非常真實的夢境……

「巴珊姊？！」  
她沒有聽錯，那是她所熟悉的聲音。

西元 2033 年 3 月 25 日星期五

「各位觀眾，節目即將開演。請將您隨身的電子儀器——如手機、平板電腦等——關機，或是取消通知，謝謝您的配合。」

觀眾席暗了下來，受邀前來的沈教授與巴珊珊都坐在貴賓席上，跟劇場中每一個人一起靜靜等待著。

舞台上，幕緩緩地拉開。舞台下，掌聲一陣響起。

#### 後記——編者的話

是的，這一篇專訪是介紹物二之夜的過去與現在。

既然是要介紹物二，我們希望——嚴格地說是我希望——能使用物二的方式來呈現這一篇專訪文。於是，就像這幾屆物二之夜常使用的一劇貫穿法，我們寫了一篇小說將物二的歷史以及與總召的訪談等內容串接起來。小說本身既然只是配角，自然沒有那麼精緻，但我相信也不至於枯燥到讓你找不著任何一處可以大笑、感動或懷念的地方。

至於穿越時空的種種不合理，就交給哆啦 A 夢去煩惱吧。

後記不宜過長，但我希望可以佔點版面感謝一些人：總是忍受我的任性的總編阿伯；一路負責到底的千榕、鶴佳、俊儒；幫忙四處探訪的均儒、哲輔、哲宏；在我趕稿校稿時伸出援手的奕銓、瑋澤、宇軒、李承、還有我媽；提供許多照片的宜豪、小朋友；以及接受我們訪問，提供寶貴資訊的小朋友、愛尼莎、沙曼沙、建安、淵泉等學長姊。

最後，謝謝家賢願意擔綱男主角，成全我們，讓我們將這一次的演出呈現給你。